



白毛女

PDG

前記

滬劇『白毛女』是根據歌劇原著改編的。劇情是寫佃農楊白勞因欠地主黃世仁的被逼賣女自殺；白勞的女兒喜兒，也被黃世仁搶走，並遭蹂躪。後來喜兒逃出黃任山中过着無衣無食野人一樣的生活。八路軍解放該地後，救出喜兒，鬥倒了地主，還清了血債。

故事主題十分鮮明，它從本質上描寫了農村階級鬥爭，揭露了舊社會地主階級壓榨農民的殘酷情景，反映了在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興起後，農民翻了身的喜悅。

本劇曾於上海解放初期，改編為滬劇本，又在一九五一年九月經上海市文化局戲改處協助，作了第二次修改；一九五二年又由上海市滬劇團作了第三次修改，並參加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獲得二等演出獎。

這劇本是根據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戲曲劇本選集』重排出版的。

白毛女

(滬劇)

人物

楊白勞 喜兒 趙大叔 王大嬸 王大春 張二嬸 大鎖 虎子 李栓 老玄

上海市文化局創作研究室集體改編
李智雁 莫凱藍 流執筆

區長 黃世仁 黃母 穆仁智 大升 紅福 紅祿 隨從甲 隨從乙 人販子 男女農民甲、乙、丙……等若干人

第一場

(一九三五年秋季某日)

(河北省某縣楊格村附近的田野，一片金黃色的莊稼，橫堤旁有棵果樹)

(幕啓：正當晌午的時候，赤日當空，農民們正在忙碌地收割，場上一片寧靜)

歌聲從遠處傳來：

山連山來川連川，

黃河大水往東流，

海水也有咆哮日，

爲啥呀，窮人一世做馬牛？

(趙大叔手執趕羊的鞭子，驅着堤後的羊羣，邊唱邊上)

趙大叔：(唱)山下田地千萬畝，

千萬畝田地黃家有，

窮人流汗勤耕種，

爲啥呀，我們的收成他享受？

(王大嬸提着飯籃上)

王大嬸：(喊)大春！大春！(看見堤上的

趙大叔)大叔！又是你在唱啊！

趙大叔：這種日子，不唱唱呀，真要悶死人啦！

王大嬸：(微笑地)大叔真是一個快活

人。

趙大叔：大嬸！窮人的身體就是本錢，日子雖然苦一點，也犯不着一日到

夜向財主人去哭哭啼啼呀，俗語說得好：『留得青山在，哪怕沒

柴燒！』

王大嬸：大叔講得真對……(走向堤上，

向田野喊)大春！大春！

(大春在田裏探出頭來)

王大春：來啦！(跳上橫堤，拭着汗)

王大嬸：大春！楊大伯和喜兒呢？

王大春：(向田裏喊)楊大伯！楊大伯！

(楊白勞手持鐮刀，由田裏走上)

橫堤）

王大春：大伯！我娘送飯來啦！

楊白勞：（用手捶着腰）哦……

王大嬸：楊大伯！先來歇歇吧！喜兒呢？

楊白勞：（從橫堤上走了下來）馬上就來啦！

啦！

趙大叔：老楊哥！

楊白勞：（親切地）老趙兄弟！是在放羊嗎？

嗎？

趙大叔：羊在後面吃草呢！

（大春站在堤上，遠遠地招呼喜兒）

兒）

王大春：（喊）喜兒！喜兒！

（喜兒在堤後高聲應着：『來

啦！』）

趙大叔：（笑向大春）來啦！……哈……

王大嬸：楊大伯！你先吃吧！

楊白勞：大嬸！我爺國倆都在田裏，多虧

你替我們做飯。

王大嬸：（親切地）自家人嘛，客氣點

啥？（對趙大叔）大叔！你也在
此地吃一點吧！

趙大叔：（爽直地）好……

（喜兒從田裏走了上來）

喜兒：大嬸！（向趙大叔）大叔也在此
地呀！

趙大叔：喜兒！大春叫你吃飯啦！

喜兒：（怕羞地）大叔！你……

趙大叔：哈……

王大嬸：喜兒！快來吃吧！（遞一碗麵湯
給喜兒）

喜兒：（伸手接碗）謝謝大嬸！

王大嬸：（親切地拉着喜兒的手）看你這雙
手，磨得這種樣子，喜兒！下趟

田裏的生活就叫大春幫你做吧！

喜兒：大嬸！不要緊的。

王大春：是嘛！叫她不要到田裏去，她一
定要下去，今年雖然忙一點，我

同楊大伯也來得及做呀！

楊白勞：唉！叫她在田裏學學也好！

（王大嬸看見大春衣服破了，就替他脫下來補縫）

趙大叔：老楊哥！今年的收成，比往年好多囉，近十幾年來，難得有這樣的年成……

楊白勞：（苦笑地）唉！老趙兄弟呀！十幾年啦，窮人就一直沒有透過氣來。

趙大叔：老楊哥！今年可以透一透啦！

楊白勞：（唱『長腔』）

今年收成雖然好，
窮人還是無希望，
只有好了財主人，
千石穀子堆滿倉。
年年積欠租和賬，
看上去，一生一世還不清爽。

趙大叔：（唱『長腔』）

到啥山，砍啥柴，
老楊哥可以心寬放。
黃家這筆閻王賬，

總有一日還清爽。

喜兒年輕有志氣，
將來一定有望。

（喜兒發現王大嬸穿針線老穿不上，就把剛吃完的麵湯碗放下，跑過去從王大嬸手裏把針線和大春的衣服接過來）

喜兒：大嬸！我來吧！

趙大叔：（含笑地望着大春和喜兒）嚶！

老楊哥！說句老實話……

（唱『乾板』）

我一看見大春和喜兒，
時時刻刻心裏想：
大春是刻苦耐勞人品好，
又能孝順老親娘；
喜兒是聰明伶俐又能幹，
人人稱讚是個好姑娘。
老楊哥！既然兩家都有意！
我看提早結鴛鴦，
兩家人家併一家，

有照應來有商量。

（喜兒怕羞的跑開了，大春也避開一邊）

楊白勞：（唱『乾板』）

老趙兄弟講得對，
我們早已有商量。
大春人品我中意，
大嬌也愛我姑娘。
恨只恨黃家租子逼得緊，
替喜兒做件衣裳都無法想。

趙大叔：（唱『乾板』）

只要孩子終身好，
簡單一點也無妨。
（對大春）大春！
（對喜兒）喜兒！
媒人讓我大叔做，……

王大嬌：（唱『乾板』）

大叔！媒人一定請你來幫忙。
我和大伯商量過，
要啥衣裳不衣裳，

但等明年開春後，
揀個日腳結成雙。

趙大叔：

（率直地）好好好！媒人準定是我。哈……

（王大嬌、楊白勞相對微笑，旋轉頭看看大春和喜兒。大春、喜兒相對無言）

趙大叔：

老楊哥！大嬌！我先走啦！大春！喜兒！記牢明年開春，媒人是大叔呀！哈……

（趙大叔漸漸走上橫堤，手裏提着鞭子，嘴裏哼着：『海水也有咆哮日，爲啥呀，窮人一世做馬牛？』歌聲漸漸遠去，下）

楊白勞：

（燃着旱烟，感慨地）唉！老趙兄弟唱得真對，『海水也有咆哮日』，我們窮人……真是……

王大嬌：

（收拾碗具）楊大伯！趙大叔常常說，窮人也要有出頭的一天的。

楊白勞：

（邊說邊上堤）到哪一天呢？

唉……

（楊白勞走向田裏去了）

王大嬸：

（跑到堤邊，向楊白勞的去處）

楊大伯！田裏生活弄好了，早一點回到屋裏來歇歇。

王大春：

娘！我們田裏生活差不多了，你先回去吧！我還要去幫楊大伯做一歇呢！

王大嬸：

對呀！年輕小伙子多用一點力氣不要緊，叫大伯多歇歇，我順便彎到田裏去看看。

王大春：噢！

王大嬸：

喜兒！田裏生活完了，早點回來啊！

喜兒：

噢！

（王大嬸下）

（大春見娘走後，回頭望望喜兒，正巧喜兒也在看他。喜兒急忙低下頭去，大春用鐮刀從樹上摘下一對果子，喜兒也正好把衣

服補好遞給大春。大春接過衣服，喜兒望了大春一眼，跑上橫堤，拾起鐮刀，正想下堤到田裏去，……）

（遠處，一陣驟蹄聲，由遠而近。

黃世仁匆匆上，賊忒嘻嘻地盯住喜兒；穆仁智帶着隨從甲、乙匆匆上。）

穆仁智：少東家！少東家！（見情形，笑）

噢！少東家原來……嘻……

黃世仁：老穆！這姑娘是……？

穆仁智：是喜兒。佃戶楊白勞的姑娘。嘻……

黃世仁：噢！是喜兒！沒有想到已經長得像大人了！（貪婪地向喜兒上下打量，一邊抽出手絹來抹着口水）

（唱「數板」）

我看喜兒，生得登樣，

不胖不瘦，不短不長。

啥人福氣，討作妻房，

做人一世，才有福享，
嘿！嘿！才有福享。

（黃世仁用手去摸喜兒的臉，喜兒憤怒地掙開他，避到大春的身後。大春挺身向前）

王大春：（耐不住）嗨！

黃世仁：（一驚）啊！

王大春：你這樣賊頭狗腦地調戲人家姑娘，你是人還是畜生？

黃世仁：（惱羞成怒）啊！他媽的，你是什麼東西！想造反啦？

（黃世仁舉手要打大春的耳光，反被大春一把抓住，掙開）

黃世仁：啊！反啦！反啦！開槍！

（隨從甲、乙朝天開了兩槍。喜兒急護着大春）

（在田裏的楊白勞和走在路上的王大嬌早就看見了黃世仁的舉動，急急奔過來）

黃世仁：老穆！這小子是啥人？

穆仁智：他叫王大春，也是種少東家的田的。

黃世仁：（更張牙舞爪的示意隨從）來！帶他走！……

（隨從們上前欲拖大春，楊白勞見勢不妙，急奔上前）

楊白勞：少東家！年輕人有啥得罪你的地方，我來向你賠個不是。

黃世仁：（耀武揚威地）楊白勞！這小子是你啥人？

楊白勞：（望望大春）是我的鄰舍，是我的鄰舍。

黃世仁：好極了！你的胆子真不小，竟敢叫你鄰舍來頂撞我！

楊白勞：少東家！沒有這回事情！沒有這回事情！

黃世仁：（威脅地）好！我現在不和你多講，你先拿欠我的租，借我的銅錢，還有利息，算一算，統統還給我。哼！

楊白勞：（詫異地）少東家！還租還債不

在這個時候呀！

黃世仁：

（眼珠一彈）不可以！我要你啥

時候還，你就得啥時候還。（向

穆仁智）老穆！替他算一算。

王大爺：（也上前央求）少東家！你就高

抬貴手吧！

（隨從立即把王大爺推開）

楊白勞：是呀！少東家，現在哪能還呢？

你看，收成還在田裏呢。求你老

人家再放過一轅吧。

穆仁智：

（望了望喜兒，示意給黃世仁）

少東家！我看老楊人倒還老實，

你老人家現在要他統統還清，的

確是椿難事情。（故意地）嘻

嘻！我來求個情，你就寬放他到

今年年底再還清吧！

黃世仁：不可以！不可以！

楊白勞：少東家！穆先生……

穆仁智：少東家！這一次就讓我來討個情

吧！讓我來做個保，你就……（再示意給黃世仁）嘻嘻……

黃世仁：

（眼珠一轉）哼！你做保？好

啊！只要你保得了。（對楊白勞）

楊白勞！聽見哦？既然穆先生肯

替你作保，就放過你這一次，但

是到今年年底，一定要還清。

楊白勞：好好！多謝少東家！多謝穆先

生！

黃世仁：（吆喝地）我們走！（走，但仍

不斷地、賊頭狗腦地回過頭來望

喜兒，同隨從下）

穆仁智：（返身對楊白勞）嚶！老楊呀！

到了今年年底，不要給我做難人

呀！

楊白勞：穆先生！我一定想辦法把今年的

租，還有一年的利息，到今年年

底還清。

穆仁智：（鼻子應了一聲）嗯！……（急

下）

（驟車聲漸漸遠去）

王大春：

（憤憤地）畜生！

楊白勞：

（一想之後，着急起來）年底！……唉！年底又怎麼辦呢？

喜兒：爹！

王大孀：

（安慰地）楊大伯！你不要着急，趙大叔講過：『到啥山，砍啥柴』，我們大家來想想辦法吧！

楊白勞：

（沉重地，自言自語）大孀雖然說得對，可是今年的收成，還了租，又拿啥去還舊債啊！

王大春：

（唱『緊乾板』）
大伯不必心裏急，
大春上山砍柴賣。

楊白勞：

（唱『緊乾板』）
此地樹木黃家有，
不許窮人來砍柴。

王大春：

（唱『緊乾板』）
此地樹木不能砍，
大春跑出十里外，

喜兒：

（唱『緊乾板』）
翻過山，越過嶺，
荒山野地砍野柴。

王大孀：

（唱『緊乾板』）
我跟大春一道去，
荒山野地去砍柴，
熬辛吃苦到年底，
還清黃家閻王債。

楊白勞：

（沉思一下，自言自語地）讓大春、喜兒砍野柴；大孀紡粗紗來幫我忙。（感到有些希望）對！

（唱『陽血甩腔』）
我自己也能磨豆腐，
大家熬過這一關吧！

——燈漸暗，幕漸落——

第二場

（四個月後，農曆大除夕。一九三六年）

（城郊，二道幕外，路旁枯樹數枝）

（幕啓：北風甚緊，天將下雪，穆仁智肩上搭着搭連袋，手裏提着燈籠上。燈籠上有『積善堂黃』字樣）

穆仁智：
（唱『數板』）

今朝大年三十夜，
家家戶戶過年忙。

我，穆仁智，

是黃家賬房，

看見財主篤篤拜，

看見佃戶踢半旁。

今朝東家吩咐我，

楊白勞屋裏跑一趟，
討債還是『帶頭戲』，

另外爲了事一椿，

東家定下牢籠計，

楊白勞一定會上當，

嗨嗨！會上當。（大搖大擺地

下）

（風颯得更緊，雪花飄着。楊白勞肩挑着空豆腐担上）

楊白勞：
（唱『陽血』）

十里風雪一片白，

黃家還債跑一塊。

（幕裏大春高喊着：『楊大伯！楊大伯！』楊白勞聞聲旋轉頭，望

見大春手裏拿着扁担，急急奔來）

王大春：（一面喘氣，一面笑嘻嘻地）楊

大伯！豆腐賣完了嗎？

楊白勞：大春！賣完了。我正想到黃家去

一趟，省得他們派人上門來討債。

王大春：（摸出了一個錢包給楊白勞）大

伯！一些零碎銅鈔，是我剛剛賣柴賣下來的，你拿去，不夠的時候也好湊湊。

楊白勞：大春！這四個月來，辛苦了你們

娘倆了，大年三十，你還去砍柴，（感動地）真是……

王大春：大伯！不要這樣，這一點辛苦算

得了啥？還了黃家的債，大家都高興囉。這點零碎銅鈔你還是拿去

吧！

楊白勞：不！我已經湊齊了，好在今年的

租子已經繳過了，只少一筆利息，我現在已經湊了六塊半，頂上今年的利息，足夠啦！這銅鈔你留着過年用吧！

王大春：（想了一想）大伯！那麼我再到

鎮上去買點肉來，包頓餃子吃，大家快快活活過個年。

楊白勞：（望着天）風雪這樣大，我看不

必了吧！

王大春：（天真地）不要緊，大伯！你的豆腐担讓我給你帶回去吧！

楊白勞：好好……（想起）噢！大春！（從

袋中摸出一個紙包給大春）你給我把這包紅頭繩帶去給喜兒，你對她講，我還了債就回來。

王大春：好！那麼你早點回來，我們等着

你吃餃子！（接過空豆腐担，匆匆下）

（穆仁智上，老遠就看見了楊白勞）

穆仁智：（高喊）老楊！

（楊白勞站住，穆仁智走近）

穆仁智：老楊！你上哪裏去了？害我尋到

你屋裏，你屋裏怎麼一個人都沒有？

楊白勞：唔！穆先生！尋我有啥事情？

穆仁智：老楊！你怎麼忘記了，我給你做的保？

楊白勞：噢！我怎麼會忘記呢，我是要到黃家去啊！

穆仁智：（出乎意料，頓吃一驚）噢！去還債嗎？

楊白勞：是啊！

穆仁智：（帶點失望、惱怒）那麼好，走吧！

——幕急落——

第三場

（緊接前場）

（黃家客廳的偏房，眼桌上燃着高台紅燭，並有一疊疊的賬簿，以及算盤、文房四寶，另一旁屏風下有一張披着虎皮的靠背椅子）

（幕啓：幕後一片歡笑、猜拳聲，相夾着隱隱約約的過年鑼鼓聲）

（黃世仁帶着微醉的怪相，由幕內大搖大擺地踱了出來，一面用牙籤剔着牙齒）

黃世仁：（唱『跳板』）

花天酒地過年夜，
廳前堂後笑哈哈。
黃糧穀子滿倉屋，
獨霸一方算黃家。

（向內高喊）來人啊！

（大升端了茶杯、手巾上）

大升：少東家！（遞茶及手巾）

黃世仁：（鼻聲答應）嗯！（用茶漱口）
大升！你先下去，對老太太講，我有些頭痛，請老太太陪陪客人。

大升：是！（下）

（幕裏穆仁智的聲音：『老楊！你在外面等一等。』說着就上）
穆仁智：（向黃世仁打扞）少東家！老楊來啦！

黃世仁：噢！叫他進來。

穆仁智：（鬼鬼祟祟地）噯！我說少東家！雖然老楊來了，可是你要另外出主意啊！

黃世仁：（驚奇）噢！爲啥？

穆仁智：（輕聲）老楊今朝來，有了準備啦！

黃世仁：（急問）莫非他帶了銅鈿來還債？

穆仁智：噫！

黃世仁：（眼珠一轉）老穆！有辦法……

（耳語了一陣）不下一點辣手是不成功的。

穆仁智：（會意）對對！

黃世仁：那麼現在就叫他進來。（坐在賬桌上，架子十足地亂翻賬簿）

穆仁智：是……（走到門口招呼楊白勞）老楊！來來來，跟我進來見少東家。

（楊白勞隨着穆仁智上）

黃世仁：（假客氣）老楊！請坐啊！怎麼

樣，今朝是大年三十夜，屋裏年貨備好哦？

楊白勞：少東家！窮人不能和財主比，不瞞你說，已經好幾天不動烟火啦！

穆仁智：老楊！何必在此哭窮呢？少東家不是外頭人，難道還不明白嗎？

黃世仁：是啊！你屋裏不寬裕我一向曉得，但是今年的收成還不差啊！

楊白勞：（很苦悶的應了一句）噫！今年的年成是比往年好一點。

黃世仁：所以特地叫穆先生請你來，你欠我的租子、銅鈿，還有利……

又要麻煩你啦！（翻賬簿）老楊！你種我五畝地，去年欠陳賬五斗

租，今年的租你雖然交過，但是還有一斗七升半零頭，沒有結

過……

穆仁智：（急忙亂撥算盤珠，嘴裏念着數目）五加五，二五得十，……

黃世仁：還有你欠我的銅鈔，你總記得。

我爹在世的時候，你老婆死，買棺材借大洋五元；前年你有病，又來借一元半，從來沒有還清過。當時講明五分利，利上加利，一共是……（向穆仁智暗示）

穆仁智：

（會意，亂撥算盤珠）噢噢！利

楊白勞：

（頓吃一驚）啊！……（自語）

利上加利？（呆住）

黃世仁：

（得意地）怎麼樣？老楊！統統帶來了嗎？

穆仁智：

（故意地）少東家！剛剛我到老楊屋裏去，他本來是要到此地來

還債啊！

黃世仁：噢！那好呀！老楊！就請拿出來

吧！

（楊白勞把布包裏的錢拿出來，由穆仁智遞給黃世仁）

黃世仁：（點數目）啊！只有六元半！楊白勞：六元半來付利息總差不多啦！……

黃世仁：

（把錢向桌上一丟，陰險地）老

楊！你弄錯了，單還利息，哪有這樣便宜的事啊？

楊白勞：

少東家！那麼你的意思是要

我……

黃世仁：

要你本利一道還清。（給賬簿他

看）你看，黑筆落在白紙上，今天是大年三十夜，這筆賬非還不可。你要是如數帶來，當面交

清，立刻拿賬一筆勾清；要是沒有帶來，趕快趁早去想辦法。

楊白勞：

少東家！你以前也沒有說要我本

利一道還清，現在要我如數還清，我啥地方來的錢呢？

黃世仁：

（帶着猙獰的笑）或者煩勞穆先生

穆仁智：（搶言）陪你到外面去想法子呀！……

穆仁智：（搶言）對呀！假使要我跑腿，我倒亦情願。老楊！怎麼樣？

楊白勞：少東家！我這個窮老頭子，又沒有高門親友，如今叫我到啥地方去想辦法。就是六元半洋鈔，窮人已經是不容易掙來呀！少東家！你就原諒點吧！

黃世仁：（唱『三角板』）

有錢走遍天下路，
無錢寸步都難跑。
要我原諒極容易，
現在倒有路一條。

楊白勞：（急問）是什麼路呀？少東家！

黃世仁：（陰笑）這條路麼……（示意穆仁智）

穆仁智：（趁勢）（唱『三角板』）

老楊！打開天窗說亮話，
這條道路非常好，
只要把喜兒作抵押，

所有欠債一筆勾消。

楊白勞：（如晴天霹靂）啊！……

黃世仁：（陰笑）嗯……

穆仁智：老楊！少東家特別開恩，你懂
哦？

楊白勞：（唱『快板』）

猛聽得，要將喜兒來抵押，
好比是，冷水澆我頭頂心。
欠你債，還你債，
要我喜兒不答應！

黃世仁：（唱『三角板』）

廢話叫你少要說，
快將主意來打定，
有鈔就把債務還，
無鈔就把喜兒送進黃家門。

楊白勞：（惶恐地，接唱『快板』）

不能啊……不能啊！

要我喜兒不答應！

黃世仁：（威脅地）嗯？

穆仁智：（奴才相）噯！老楊！